

2512.3 / 6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夏 伯 阳

〔苏〕瓦西里耶夫兄弟 著

傅 佩 珩 译

内 容 说 明

夏伯阳是苏联国内战争中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影片于1937年完成。《夏伯阳》是苏联早期电影经典性作品之一，它表现了夏伯阳这一英雄人物的成长，以及党如何克服夏伯阳所统率的部队的自发性，使它逐步成长为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并引导它走向胜利的道路。

Г. и С. ВАСИЛЬЕВЫ
ЧАПАЕВ

译自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ТОМ 1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夏 伯 阳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文化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1/2 插页2
1978年10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400册
(原电影编译社版)

统一书号：10061·295 定价：0.26元

三套马车从土丘后面冲出，径直跃入镜头……一群人迎着马车跑来：有些人丢了步枪，有的还赤着脚。三套马车冲进人群。坐在马车里的人站了起来：

“站住！上哪儿去？”

人们围住了心爱的指挥官的马车。这就是——夏伯阳。

一个游击队员，由于过度激动，喘息地“报告”说：

“捷克人把我们村里给撵出来啦！”

夏伯阳向他扑了过去：

“捷克人？……那你的枪到哪儿去啦？！”

游击队员朝着大家跑来的方向，狼狈地摆了摆手：

“枪在那儿呢！”于是，急忙往回跑，跑向村里去了。

夏伯阳一挥手，向车夫喊道：

“来！……咱们走！”

众人紧跟在他后面跑着。有一两个体质较弱的，也攀住车篷，紧跟着跑……

大路上，撤退下来的游击队员们在走着。前面尘土飞

扬。游击队员们停了下来，有人认出了夏伯阳的三套马车：

“夏伯阳！”

人们立刻往回跑去。

三套马车和路上簇拥着跑来的人们，像风卷残雪似的，席卷了捷克的步哨，冲进了庄子。车夫突然勒住了马，忠实的通讯员别其卡开始用机枪扫射起来。

在已经占领了的村庄里。人们列队站着。一部分人没有步枪，还有人光着脚。

夏伯阳的目光扫过整个队伍，于是，他走近右排头：

“你的步枪哪儿去了？”

游击队员挺直了身体，负咎似的眨了眨眼睛，喃喃道：

“师长同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们从村子里往外跑的时候，枪就掉到河里去了。”

夏伯阳眯细了眼睛。

“找去！”

游击队员敬了个礼，就跑到河边，跳进水里去了。

夏伯阳走近了另一队员：

“你的机枪呢，巴斯杜霍夫？”

“我把它，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是我自己把它藏在河里了……就在这儿，就在河边上。”不等得到准许，巴

斯杜霍夫就敏捷地钻到水里去了。

夏伯阳扭回头来，眼睛再一次扫了一转整队站着的队员们：

“村子夺回来了，谢谢你们，战士同志们！步枪呢——晚上我要亲自检查。谁都少不了！解散！……”

从树林里，整队走出来一支队伍。有几个人戴着红星帽。

正在小桥上观察着的夏伯阳回过头来。一个陌生人走近了他。

“您好！我是富尔曼诺夫。派到你们师里来做政治委员的。”

夏伯阳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陌生的人。

“我知道。”

富尔曼诺夫朝着走来的队伍点了点头：

“这就是我们的纺织工人——志愿队。”

通讯员别其卡走近一个刚来的纺织工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喂，你们来了！”

纺织工人转过身来。就连见过世面的别其卡也不由得目瞪口呆了——原来是个女的。安娜看着别其卡的窘态，忍不住笑了。

“来了！您是机枪手吗？”

别其卡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机枪手？我也能。怎么样？”

夏伯阳斜凭在木桥的栏杆上。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接到了米海依尔·瓦西列维奇·伏龙芝的命令，明天我们就要转入进攻。”

富尔曼诺夫注意地顺着河流望着。那里还有几个倒楣的战士在河底捞着自己的武器，手忙脚乱地摸索着。

富尔曼诺夫转向了夏伯阳，问道：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夏伯阳斜着眼瞅了一下，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洗澡哪……天热！”

农村宽阔的街道。有的地方放着弹药箱，堆着东西。也有行军灶。

在一幢屋子的窗下挤着很多人。传来雄壮的、震耳欲聋的手风琴声和愉快的民谣的歌声。

环绕着纺织工人和安娜的，是夏伯阳的那些喧嚣着的战士。

别其卡在门口出现了。

他瞥了一眼夏伯阳的战士，于是，掏出手枪来，朝天放了一响，喊道：

“肃静，公民们！夏伯阳要用脑子了！”

在这突然降临的沉寂里，别其卡大模大样地走下了台阶。

屋子里，指挥员们俯在展开的地图上。

某人的声音：

“布加乔夫团在夜半出动。拉辛团做预备队……”

富尔曼诺夫从旅长的肩后探出头来，注视着参谋长的手在地图上移动。富尔曼诺夫的脸是严肃的；他皱着眉——很显然，军事科学对他来说，还是完全新颖的事情。

参谋长结束着自己的解释：

“就这样，在早晨十点到十一点左右，斯罗米亨斯卡亚村就会是我们的了。”

他停住声，期待地望着夏伯阳。

“你怎么想法呢，旅长？”夏伯阳问的是旅长，但不晓得为什么，却向政委看了一眼。

旅长越发俯向了地图：

“据我的想法，主攻如果放在右翼，那就比较好……”

夏伯阳突然截断了他：

“那么，政委又怎么想法呢？”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富尔曼诺夫。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下，富尔曼诺夫怔了一怔，他迅速地扫了夏伯阳一眼，蹙起眉尖来，俯向了地图：

“嗯……我想……我认为……”于是，窘困地斜睨着夏伯阳。

夏伯阳的嘴角现出了开心的微笑。看上去，由于诡计得逞，他孩子似的从心坎里高兴了。

这样一来，却使一时慌张起来的富尔曼诺夫马上清醒了。他同样露出了一丝微笑，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夏伯阳，平静地说：

“指挥官已经下定了决心。并且据我看，决心是正确的。”

夏伯阳的面孔变得严肃了。他晃了晃头：“好精灵的政委呀！什么花招都骗不了他。”想完，他俯向了地图。

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自己的师长。

夏伯阳满有把握地拿起圆规来画着，用铅笔做着标记，计算着。

终于，夏伯阳抬起头来：

“这样……你们刚说的都不算数，得忘掉它！唔，那么……现在听着，听听我会怎样来指挥。我们要同时从两翼进攻。用不着徒涉过河——桥经得住，我亲自检查过了。早晨五点钟开始冲锋。我们走……”

指挥员们的面孔越发俯近了地图。

在占领了的哥萨克村落里。

屋子里，富尔曼诺夫坐在桌旁。夏伯阳靠着窗，舒舒

服服地歪着，香甜地嚼着一个大苹果。富尔曼诺夫在一心一意地削马铃薯。

旅长走进门来。他手上缠着新绷带。他故意做作地给富尔曼诺夫敬了个礼，于是走到夏伯阳面前，停了下来。

夏伯阳瞥了他一眼，

“受伤啦？”

旅长立正：

“受伤了，瓦西里·伊万恩奇^①！”声音里显然流露着得意的调子。

“真是一个傻瓜！”

旅长困惑地凝视着自己的指挥官。

夏伯阳咬了一口苹果，一面大声咀嚼着，一面说：

“你是旅长，是我的副指挥官，你没有权利亮出你的脑门，让那些混帐子弹打……”

他嚼着苹果，不响了。

旅长依然莫名其妙地看着夏伯阳：

“可是，瓦西里·伊万恩奇，子弹没有长眼睛，它可认不出谁是旅长，谁是……”

“子弹当然没有长眼睛，”夏伯阳打断了他，“难道你自己也没有长眼睛？你肩上不是扛着个脑袋？”

夏伯阳扔掉了苹果核，霍地站了起来。

① 夏伯阳的父名“伊万诺维奇”，一般多读作“伊万恩奇”。

他一把抢过了富尔曼诺夫身旁的小锅，把里面的马铃薯倒了出来：

“比方说，队伍按行军队形在前进……指挥官应该在哪儿？”接着自己回答说：“在前面……骑在骏马上！”

他很快地在桌上排好了“队伍”，前面是指挥官“骑在骏马上”。

“现在，遭遇了敌人，他们的大炮开了火……”

夏伯阳瞥了一眼含着烟斗的富尔曼诺夫，飞快地从他嘴里拔出那冒烟的烟斗来，巧妙地把它安置在“敌人的队形”里。

“我们的指挥官该在哪儿呢？……同样可以在前面，因为敌人不会单单朝你一个人开炮。”

富尔曼诺夫听得很感兴趣了，他坐了过来，开始注意地观察着这夏伯阳式的队形。

“现在，敌人已经逼近了，机枪也扫射起来了。指挥官该在哪儿呢？”夏伯阳看了看旅长。“假如说，他们在这儿有十挺机枪，这儿只有两挺……”他用香烟表示着机枪。“那么，该在哪儿呢？”

旅长满有信心地用手指了一指：

“在这儿，有十挺机枪的地方。”

夏伯阳责备地望了旅长一眼：

“‘在这儿’！你得用用脑子！你在哪儿容易给打中？很清楚，在十挺这儿。所以，你就该在两挺那儿，因为一

没有指挥官，战士们就很可能完蛋。”

● 旅长羞愧地微笑了。

夏伯阳神色不变地继续说下去：

“这会儿，敌人转入冲锋啦，指挥官就该……”

他询问地看着旅长。

旅长完全不知所措，踌躇不决地小声说：

“……在前面……”

夏伯阳打断了他：

“……应该转到自己的队伍后面去，找一个高地，观察战斗的全景，要不，敌人就可能从任何一翼迂迴过来。”

他果断地把小锅翻转过来，在上面放上了一个马铃薯的“指挥官”。

“现在……由于队伍和指挥官的巧妙作战，敌人给打退了，开始逃跑啦。”夏伯阳不由得狂热起来。“我们的队伍在追击着狼狽逃窜的敌人。这会儿，指挥官该在哪儿呢？又该在前面，骑在骏马上。还得一马当先，紧追着敌人，冲进城去。”说完以后，笑着望了望旅长：“得用脑子呀！”

● 旅长站在那里，眼睛一直凝视着桌面。

突然，他全身一怔。

“喂！喂！喂！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敢情你是在说谎哪！”他狡猾地眨了眨眼，很快地说了下去，“在节骨眼上，你多嘴都是自己跑在最前头的！”

夏伯阳耸了耸肩，笑了：

“唔，那是在节骨眼上嘛！……”

一直津津有味地注视着夏伯阳的富尔曼诺夫，也忍不住笑了。

二

农民院子的角落里。安娜和别其卡坐在分解开来的“马克辛”机枪旁边。

别其卡手里转动着机枪上的零件，装出个道地教员的腔调，解释说：

“这个叫后脑勺子。”

安娜仔细地观察着零件。

后面围墙上，一个强壮的小伙子探出头来——那是个游击队员。他轻轻地打了声唿哨。

别其卡在安娜身后向小伙子使了个眼色，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好像是说：“你给我走远些吧。”

小伙子盯了安娜一眼，会意地一笑，马上就溜掉了。

别其卡不露声色地继续讲着课：

“这个叫作小嘴巴子。”

他把一件零件交给了安娜，可是他的眼睛分明不是在看零件，却看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他看的是安娜的后脑勺。

安娜俯身看着这新奇的零件。别其卡却趁机抱住了安

娜的腰。

安娜猛地转过身来，一下子推开了这位好“教员”。
别其卡在一旁摔倒了。

安娜的眼睛里闪着愠恼的嘲笑。

别其卡狼狈不堪地坐在地上。

安娜扶正了头上的头巾，望了望那个手足无措的“教员”，摇了摇头。

“这个叫什么？”她讥讽地模仿着，“后脑勺子……小嘴巴子……咳，你——还算什么英雄呢！”

十分懊丧的别其卡只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不外是——“我闹着玩呢。”

她冷笑了一声：

“你们全是一群骡马。说得好听，‘我们是夏伯阳的人’！对付娘儿们，你们倒真是英雄。”

别其卡一下子清醒过来了。

“得啦，英雄不英雄，你少说些吧。等我到白党那里去——去摸个活‘舌头’来。你等着瞧吧！”

安娜笑了：

“摸个‘舌头’来！你行不行，那还得到时候瞧哪。”

别其卡俯向机枪去。

安娜提高了嗓门：

“怎么，你以为我就会走吗？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快教我打机枪，鬼家伙！”她执拗地转向了分解下来的零件。

别其卡高兴地抓过机枪来，生动地继续讲授着中断了的课程，不过，说实在的，他的声调却已经低多了：

“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小嘴巴子……”

他突然梗住了。安娜站了起来。别其卡明白过来：

“是叫嘴巴！的的确确，叫嘴巴！”

安娜仍旧怀疑地看着他，但从别其卡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的恐惧，使得安娜开始相信了。

于是，两人重新俯向了机枪。

小县城的火车站上，停着客车。司令部车厢的车窗里，灯火辉煌。传来断续的铜号声，火车头调度的汽笛声，缓冲器的铿锵声，挂车员的口笛声……

在司令部华丽的车厢里，一个穿着卡别列夫部中尉军服的军官站在一大幅标着战线的地图前面。

中尉挪动了地图上的小旗，于是转过身来：

“在德国战线上，我曾经有过和鲁登道夫将军作战的光荣，可是，在这儿——鬼才晓得是个什么东西。夏一伯一阳！……听说，过去是个什么上士。”

他轻蔑地笑了。

正在低头看着文件的保罗兹金上校抬起头来，凝视着军官：

“对不起，中尉先生，您这么笑是没有理由的。夏伯阳是我们不可轻视的敌人。不论他本人或者他的名望，对

我们来说都同样危险。”

保罗兹金拿起桌上的茶杯来，呷了一口，但没有喝完，就把茶杯推到了一边去（看样子，茶凉了）。

猛可地，在上校背后闪出了一个上了年岁的哥萨克，他有着一副俄罗斯人的宽阔的脸和一脸浓密的大胡子。他像个管家似的，规规矩矩地往桌上放上了一杯新倒的冒着热气的茶，于是用习惯的动作拿起香烟来，把保罗兹金面前敞开的烟盒装满，然后，端起凉了的茶杯，和先前一样一声不响地，向门口走去了。

保罗兹金叫住了他：

“彼特罗维奇，请把信件给我拿来。”

勤务兵用一种受过训练的军人姿态立正站着，但不是两手垂直，眼睛也没有注视长官。他只是随便地回答说：

“是，谢尔杰依·尼古拉也维奇。”于是转过身来，脚跟一并，就走了出去。

中尉目送着他，然后恶毒地转向保罗兹金：

“上校先生，您不觉得，您对勤务兵的态度是太……太什么一点了吗……”

他犹豫着，在寻找适当的字眼。上校替他说了出来：

“……您是想说太像个家长了吗？不，这倒非常合乎时代。时代在变，咱们待人接物的策略也得跟着变。可惜的是，您还不懂得这一点，中尉先生。”他讥笑地看着对方，又补充说，“可是，在冲锋的时候，您可得时刻回头

看看，免得身后有人给您这么一枪！”

中尉聳了聳肩：

“我们都得回头看看。”

上校自信地看了看军官：

“我可用不着回头看。彼特罗维奇从1914年起就跟我当差。他跟着我走遍了所有的战场。”

开门的震耳冲撞声。富尔曼诺夫抬起头来。

两个人——兽医和助手，跑进房里来。他们衣帽不整，神色慌张，激动地奔向政委。

“他骂人！大嚷大叫！要枪毙人呢！”他们喋喋不休地，互相打着岔。

富尔曼诺夫什么也没弄明白。

“谁要枪毙人哪？为了什么？”

“接力赛”又继续下去了：

“就是夏伯阳！要枪毙我们俩！掏出了手枪！……要毙人呢！……”

富尔曼诺夫朝凳子那边做了个手势，笑着问：

“到底为了什么呀？”

一对朋友坐了下来，稍微平静了一些，又互相打着岔，开始讲了起来：

“村子里来了一个夏伯阳的老乡，就是在那一带给马治病的，他来找夏伯阳。夏伯阳就让我们……”

“是命令我们！”另一个尖着嗓子喊。

“是的，是的……他就命令我们来考这个马郎中做医生！”

讲话的人由于激动，满头大汗。

“当然罗，我就跟他讲，兽医和副兽医是不能考别人作医生的。”兽医喘了一口气，“可夏伯阳就嚷起来啦，把我们骂得很不好听。”

“他骂我们——狗崽子！”助手急忙地插了一句。

可是兽医又截断了他：

“他说，我们知道你们的。你们这些狗崽子。就是不让庄稼人当医生。他说，赶快给我考！”

“还要当场发给证书，”助手到底抢上了一句。

兽医可又接下去了：

“并且，还要正正规规地发给证书。不然的话，他说，我这手枪里有七个神仙，我就拿两个来结果你们。”

后面，门砰的一声给撞开了。

兽医们像从弹簧上弹起来一般，霍地蹦了起来，笔直地呆立在那里。

暴怒的夏伯阳站在门口。他衣履不整，吊儿郎当的，衬衫上也没有扎上皮带，只是随着剧烈的动作摆来摆去。

夏伯阳的神态实在可怕。

“啊！你们在这儿呢，好小子！来告状来着，坏蛋！”
于是，提高了嗓门，喊出了口令：“草包！向后转，齐步